

曼斯菲尔德 娃娃屋

绘图 / 西蒙娜 译写 / 李昂



84



大师名作绘本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曼斯菲尔德 娃娃屋

绘图 / 西蒙娜 译写 / 李昂



大师名作绘本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娃娃屋/(英)曼斯菲尔德著,李昂编译,(意)西蒙娜绘.

—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2.12

(大师名作绘本.第1辑)

ISBN 7-5434-4966-8

I. 娃… II. ①曼… ②李… ③西… III. 短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

IV. 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93337号

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格林文化事业部授权,出版中文
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、转载。
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1994 by Simona Cillario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1995 by Grimm Press Ltd.



大师名作绘本 4

娃娃屋

原著/曼斯菲尔德

绘图/西蒙娜 译写/李昂

策划/王亚民 颜达

责任编辑/杨才 马海霞 颜达

译校/柳刚永

美术编辑/邓馨 刘昕 王海鲸

出版发行/河北教育出版社

地址/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邮编:050061

制作/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

印刷/深圳(宝安)新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/889×1194mm 1/16 印张/2印张

版次/200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/1~15000

定价/每辑128.00元(共10册,每册12.80元)

冀图登字:03-2002-019号

书号/ISBN 7-5434-4966-8/I·818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娃娃屋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许多孩子都看过娃娃屋，她们在学校里热烈地讨论着，只有凯菲家的孩子孤独地走开……

英国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善于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，不断发掘人心深处的情感变化。20世纪初，她以黑马之姿崛起于英国文坛，与乔伊斯同被视为英语短篇小说的奠基者。她叙述了在残酷现实的社会阶级观念下，孩童们率真敏感的天性，她们的沉默、忍耐，与富家孩子间无奈的疏离。透过平易的笔调，流露出更多的鞭挞与正义感。

★台湾《联合报》读书人最佳童书



在伯纳家住了一阵子后，慈爱的赫太太回镇上去了。为了表示谢意，赫太太差人送给伯纳家的孩子们一个娃娃屋。

搬运工将巨大的娃娃屋搬到院子，放在两个叠在一起的木箱上，娃娃屋就这样雄踞院子一角，看起来十分高大。

麻布袋还未拆开，爱挑剔的贝莉姑妈就说：“娃娃屋的油漆味这么重，健康的人闻了都会生病。”

所以娃娃屋就被放在院子，等过一阵子才搬到屋里，那时候，油漆味差不多也没了。反正时值夏天，放外面，也没什么关系。

大伙迫不及待，赶快打开麻布袋。哇！整个娃娃屋漆成深菠菜绿，漂亮的红色屋顶上有两个红色烟囱，镶着白色的边。门是黄色的，还闪闪发光，像一块又大又厚的太妃糖。

娃娃屋共有四扇窗子，用白色的宽条做成一格格窗棂，是真正的窗子呢！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，也漆成黄色。

这么完美的小房子，谁会在乎它的油漆味？就算有油漆味，闻起来也很快乐，新的东西本来就该有新的味道嘛！

“快点儿打开来看一看！”孩子们嚷着。





要打开娃娃屋，看看里面？没问题，只需一把袖珍折刀，就可打开娃娃屋的钩子。整个房子的正面，哇！一下全旋转向一旁，里面的客厅、餐厅和两个卧房，全都一览无遗。

这倒是打开房子的好方法，为什么所有的房子，不都这样开呢？那样不是有趣得多吗？

当你将手放在门铃上时，你不是想见到房子的全部吗？也许在寂静的深夜里，当上帝和守护天使查巡人间时，就是用打开娃娃屋的方式，开启我们家的。

“哇！酷毙了！”伯纳家的孩子们惊呼，她们一生从未见过这样美丽的东西！墙上挂着精致的小图画，还裱上金框。除了厨房外，全铺着地毯，客厅里摆着红色长毛绒沙发，餐厅的桌椅是绿色的，卧房的床上铺着真正的床单。厨房里有一个火炉，桌子上还放着杯子和一把茶壶。

可是凯西最喜欢的，是一盏极美的小琥珀灯，立在餐厅中央。灯里有像油一样的东西，摇摇它还会流动，好似随时可以点燃。

当然，不会有人真去点它的！





隔天早晨，伯纳家的孩子们恨不得飞到学校，向同学炫耀她们的娃娃屋。

“我来说！”伊莎贝儿道，“因为我最大，你们稍后再补充。”

没有人有意见。伊莎贝儿虽很霸道，但她永远是对的。凯西和萝蒂知道做老大有这样的权力，她们只有沿路将路旁的金凤花拨开，默默地走着。

“我来选谁先来看娃娃屋，妈妈说我可以这样做。”伊莎贝儿说。

原来妈妈说好娃娃屋摆在院子时，可以一次请两个人来参观，但不能在屋里乱逛或喝下午茶，只能安静地站在院子里，听伊莎贝儿解说娃娃屋的每个细节，而萝蒂和凯西还是只能在旁边附和。

她们虽然走得很快，但到学校时，钟已经响了，她们只来得及在点名前将帽子取下、赶快溜进队伍里。伊莎贝儿做出神秘兮兮、十分严重的样子，向身旁的几个女同学耳语：

“下课我有事要告诉你们。”





一下课，伊莎贝儿就被团团围住，班上的同学争着把手搭在她的身上，献媚地看着她。每个人这时都争着要做她最好、最特殊的好朋友。

操场的大松树下，聚集了一大群女孩子，挤在一起，尖声谈笑着。只有两个女孩儿站在圈外，她们是凯菲家的孩子，一向被排除在同学的各种活动之外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如果有别的选择，伯纳家的父母，还有其他许多父母，是不会让女儿们上这所学校的。问题是，方圆几里内就这么一所学校而已，没有别的选择。于是，法官的女儿、医生的女儿、店家的小孩儿、送牛奶的人的小孩儿，都混在一个学校就读。

但总得要有个区别。凯菲家的女儿，便是界线的所在。许多小孩儿，包括伯纳家的孩子，都不许同她们说话。父母亲要孩子们避开凯菲家的小孩儿。

甚至连老师，平时对其他孩子和善地微笑，才转过身，便换成另一种特别的声音和表情来对待她们。





她们是洗衣妇的女儿。精力充沛、勤奋工作的凯菲太太，每天一
家家去替人洗衣服，但是凯菲先生呢？没有人知道。有人说他被关在
监牢里。所以，她们成了洗衣妇与囚犯的孩子。

她们永远穿着别人给的布拼凑而成的衣服。姐姐莉儿长着雀斑，
胖胖的，她的衣服是伯纳家的绿色桌布做的；袖子是罗根家红色的
绒毛窗帘拼成的；她的帽子是大人的旧帽子，上面还系着一条大红
色的缎带。

妹妹艾尔丝，穿一件白长衫，像睡衣一样，脚上穿一双男孩子的
鞋，看起来更奇怪。她们姐妹如此怪异的穿着，别人不笑是不可
能的。艾尔丝还是个骨瘦如柴的孩子，头发像稻草，巨大的眼睛十
分诡异——像只白色的猫头鹰。没有人见过她笑，她也很少说话。

她永远跟着莉儿，拉着她的裙子，不论在操场还是上学途中，都
是莉儿在前，艾尔丝在后。只有当她要什么或是走得喘不过气时，她
才会拉莉儿一下。莉儿便停下来，转过身看她要什么。

她们从不会猜错对方的意思。





她们站在一旁，听伊莎贝儿那群女孩子们说话，莉儿像往常一样，傻傻地、害羞地笑，艾尔丝则光会瞪眼。

伊莎贝儿骄傲地继续说：

“娃娃屋里还铺着地毯，美极了。床上铺的床单是真的，炉子，还有烤箱的门也和真的一样。”

“你忘了那盏灯了，伊莎贝儿。”凯西一等她说完就急着插话。

“噢，对了，还有一盏小灯呢！黄颜色玻璃做的，放在餐厅的桌上，简直分不出真假。”

“灯是最美的。”凯西叫起来。她觉得伊莎贝儿只说了灯一半的好处。可是没有人注意她。

伊莎贝儿要选两个人下午同她去看娃娃屋，她选了艾蜜莉和丽娜。当其他女孩子知道她们也都有机会时，对伊莎贝儿表现得更亲热。她们将手放在伊莎贝儿的腰上、陪她走，同她说悄悄话，甜蜜而讨好地说：

“伊莎贝儿，我的好朋友。”

只有凯菲家的孩子孤独地走开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。许多孩子都看过娃娃屋，娃娃屋的名声也日渐远播，它成为学校里惟一的话题、惟一的渴望。

女孩子们甚至放弃正式的晚餐，坐在松树下吃厚厚的羊肉三明治和大块涂满奶油的饼干，整个晚餐时间，都在谈论娃娃屋。





大家都这样问：

“你见过娃娃屋吗？”

“哇！它实在太可爱了。”

“你还没见过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凯菲家的两个孩子，艾尔丝拉着莉儿，尽量靠近那些女孩子们，津津有味地倾听，一面吃她们的果酱三明治，包三明治的报纸上沾满了果酱红色的小斑点。

“妈妈，”凯西有一次问道，“我能不能请凯菲家的孩子来看娃娃屋，只请一次就好。”

“当然不行，凯西。”

“为什么不行？”

“走开，少讨人嫌。凯西，你明知道为什么不行。”

终于，除了凯菲家的两个女孩子，所有的人都看过娃娃屋了。有关娃娃屋的话题也逐渐退出了流行话题。

